



## 定海檀枫小学小记者习作选登

### 南京城游记

四(6)班刘珈含 (证号E07136)

在阵阵雷雨中，“复兴号”动车缓缓驶入南京南站。踩着还泛着水光的站台地砖走出车站，迎面撞进一片潮湿的绿意——是街边老梧桐的浓荫，混着泥土翻涌的腥甜，像被岁月浸泡过的旧书页，一翻开就漫出故事的味道。我终于站在了这片既藏着金戈铁马，又漾着桨声灯影的土地上了！

在酒店稍作休整后，我们来到了此行第一站——总统府。这场雷雨把“总统府”三个鎏金大字洗得发亮，像把百年风云都熔进了笔画里。迈进大门的瞬间，两江总督署大堂的飞檐先撞进视线，黄色琉璃瓦在云隙漏下的光影里滚着碎金，每片瓦当的兽纹都清晰可辨。大堂中央悬挂着“天下为公”牌匾，孙中山先生的笔迹带着穿云裂石的力道，墨色渗透木骨，连笔画转折处的飞白都透着精气神。东西两壁上的油画栩栩如生，孙中山先生面带笑容，和蔼可亲。

沿着中轴线向北走，子超楼的西式拱窗在树影里忽明忽暗。这座以林森命名的小楼藏着精巧的隐喻：三层楼体天然构成“森”字的撇捺，楼前那株雪松已长到三层楼高，枝丫向天空舒展，活成了“林”字的模样。我摸着廊柱上凹凸的刻痕，好像岁月啃咬的痕迹，恍惚间

看见穿长衫的官员捧着文件走过，皮鞋底敲着地砖的声音，和我此刻的脚步声重叠在一起。

东花园的回廊像条朱红色的绸带，把亭台楼阁都系在了一起。廊檐下的铜铃被风推得直摇晃，粉白的荷花正趁着暮色舒展花瓣。沿着回廊走到出口时，暮色已经漫过了檐角。回头看时，满园的亭台都氤氲在一片朦胧里，像幅没干透的水墨画。

暮色沉到腰间时，我们前往夫子庙。此时，秦淮河的灯笼已亮起来，朱红色的灯笼在风中轻轻摇晃。站在文德桥上往下看，三千年的河水就在脚底下流淌，带着六朝的月光，明清的桨声，一直流到现在。我们跳上一艘画舫，离岸后，画舫轻轻晃了晃，当船夫把木桨插进水里的瞬间，满河的灯影瞬间都给搅成了碎金。这个画面，让我想起了杜牧的那句名诗——烟笼寒水月笼沙，夜泊秦淮近酒家。

船行到半程，一声评弹悠悠钻进耳际。琵琶弦一挑，把月光都挑碎了，吴侬软语裹着水汽齐齐向我们飘过来。唱的是“金陵自古帝王州”，尾音拖得长长的，和流水声缠在一起。我趴在船舷上，看月光在水里碎成银箔，又被桨声推成涟漪，忽然就懂了为什么那么多文人要在这里写诗——这秦淮河的水，流的哪里是水，分明是三千年的故事，在波光里起起落落……

### 游海山公园

四(6)班陈艺欣 证号(B7153)

定海的海山公园是一个历史悠久、风景秀丽的地方。公园的正大门牌坊上，写着“海山增辉”四个大字。牌坊两侧各放着一个石狮子，似乎正在欢迎每一位前去公园的游客。

进入公园，一直往前走，便看到一个小池塘。春天的时候，池塘里有好多小蝌蚪。因此，池边常常蹲满了手持网兜抓小蝌蚪的小朋友。每年春天，我也会约上小伙伴一起去抓小蝌蚪。可是，小蝌蚪们都很精明，我们常常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却只能抓到一两只。不过，我们最后会把抓到的小蝌蚪放回池塘，因为那里才是它们的家。

池塘的正对面是一座假山，经常有淘气的小朋友爬上爬下。不过，海山公园最热闹的地方应该是

大草坪。春天，整个大草坪葱葱郁郁，热闹非凡。有人在草坪上放风筝，有人在草坪上野餐，有人在草坪上玩手机，还有小朋友在草坪上玩滚斜坡呢！

公园里还有一处瀑布。站在倾泻而下的瀑布前，会让我情不自禁想起那句著名的古诗——飞流直下三千尺，疑是银河落九天。

沿着游步道穿过园内的大草坪，一座高大的红色雕塑便出现在眼前。雕塑整体造型宛若书卷，好像飘在海山公园上空的红色飘带，别具一格。一抬头，远远便能望见雕塑顶部有三个铜色数字——517。这是一个值得所有舟山人铭记的日子——舟山解放纪念日，它与公园所承载的红色历史记忆十分契合。

海山公园不仅是定海人民休闲的好去处，更是我们缅怀历史的好地方！

### 难忘的队列训练

四(6)班盛新茗(证号E07146)

那天，我们要在操场上进行队列训练。我拿上水杯，兴冲冲地跑到操场上排队。这可是我第一次在学校参加军训！望着主席台上的教官，我满心好奇地想象着训练时的情景。

这时，教官严肃的声音在耳边响起——

“同学们！双手贴紧裤子，头抬起来，一动也不许动！做得不好的同学，我要让他上台示范！”

我心里紧张极了，立刻挺胸收腹，站得笔直。不一会儿，就有几个同学被叫上了主席台，“光荣”地面对着大家站着。我这才注意到，太阳正火辣辣地晒在脸上，汗水不停地往下淌。可我一动也不敢动，因为教官那严厉的目光正紧紧地盯着我。

接下来，教官带着我们练习了跨立、向左转、向右转等动作。我不停地摆臂、抬腿，累得直想打哈欠，肚子也又胀又疼。但我咬咬牙，强忍着，坚持着。

在向左转时，难受的感觉更强烈了，我偷偷用脚趾在鞋底抓了抓，想缓解一下不适。当听到教官大喊：“跨立！”我就立刻把手背在身后，左脚向左平移一步，可还是忍不住打出了第十三个哈欠。阳光刺得人睁不开眼，加上困意袭来，眼前一阵模糊，恍惚间觉得教官的脸拉得老长，眉毛和鼻子都皱在了一起，看起来可怕极了。

好不容易挨到训练结束，教官让我们排队集合。这时，我感觉稍微舒服了一些。可没想到，一个坏消息传来——因为刚才队列不整齐，我们要接受“下蹲”的惩罚。我只好按照动作要领蹲了下来，单膝跪地，在心里默默数着：“二十九、二十八、二十七……时间马上就要到了！”谁知道，“猪队友”小王一个小失误，害得我们又多蹲了几十秒。等终于站起来时，我的腿又酸又软，几乎没了力气。

经过这次训练，我才知道军训竟然这么辛苦。军人们日复一日地训练，该有多么不容易啊！



宿光 四(6)班 杨晨歆(证号B7143)



自是岁寒松竹伴

四(6)班 翁一可(证号B7148)

谷自園陶  
變無三令  
應王敵昔  
祇白絲居  
有言軒此  
高猶是弄  
名可一琴  
唐崔遠詩沈航墨書  
耕銖遺  
不輕世  
隨衰榮  
陵柳田

书法作品

四(6)班 沈航墨(证号B7142)